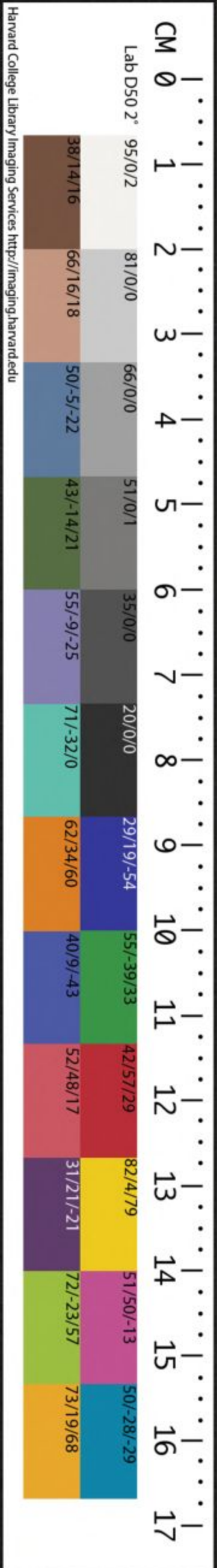


T2512/8193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JUN 23 1962



正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六

正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六

東吳後學金嫌編集

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皇帝至德元載秋七月甲子太子

亨自立於靈武改元至德尊帝為上皇天帝遂以裴冕同

平章事

通鑑曰太子亨至平涼朔方留後仕為斬木陸運使理
少將州官崔德靈前李福相與謀曰平涼地非在
之所靈武兵定富在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
河龍勁將向以定中京以驚說一時也乃使湯委
校太子且將朔方士馬甲兵較昂軍資之數以獻之
河西武馬獲至平涼亦勸太子之與方為斬木自
平涼平章事裴冕以與復之計少遊或治宮室帷帳皆
依其中心志命臨之至是召等十太子亨歸馬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六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唐

東吳後學金爓編集

天寶十五載

七月以後

肅宗皇帝至德元載秋七月甲子太子

亨自立於靈武

改元至德是為肅宗

尊帝為上皇天帝遂以裴冕同

平章事

通鑑曰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將判官崔倚靈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龍勁騎南向以定中原以萬世一持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述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幃帳皆倣禁中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等上太子牋請遵馬

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
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
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范氏曰肅宗以太子
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
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幸國最為長父然三綱不立無
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
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
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
享國長久亦曰幸哉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
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
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
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
暹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
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欤尹氏曰舜之嗣位也
受終于文祖禹之繼統也受命于神宗故王者即位必
承國於先君而後可又况君父在上者乎馬嵬之命固
嘗宣旨欲傳位太子而太子不受故綱目止以留太子
討賊書之今既上無所承遽正尊位則是太子自叛其

父也何以討賊為哉是以前史載裴冕勸進等語分注
皆棄而不錄則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此綱目所以直
書太子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豈不深可
惜哉○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
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
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
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
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舍
伴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夫至靈武產子三
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
之憐

帝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通鑑曰上皇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
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閭惟璘赴江陵
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之所之及是制下始知
乘輿所在丘氏濤曰舊史於肅宗即位之後即以上皇

稱玄宗而此仍以帝書何肅宗立時玄宗在蜀聲聞不相聞肅宗無所受命而自立所謂上皇天帝者肅宗擅去乃父之名位而加以虛稱耳是時玄宗未知也史綱不從其所尊之稱而仍稱以帝據其時即其實而書之也玄宗傳位之後始以上皇書庶得其實矣

帝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賊兵寇扶

風薛景僊討破之○安祿山遣高嵩使河隴大震關使郭

英又誅之

通鑑曰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英又斬之

李泌至靈武

通鑑曰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歸去後隱居潁

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偽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胡氏曰鄴侯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角遊從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通鑑曰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緩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西筠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改扶風為鳳翔郡○帝至成都

通鑑曰上皇至成都從官
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賊將令狐潮圍雍丘張巡討破之

通鑑曰潮攻雍丘張巡與潮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
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
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
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
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
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
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
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
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
潮慚益兵圍之巡使即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
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
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
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也

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
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
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胡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
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
豈特能取軍守城而已哉

常山諸將討太守王侑誅之

通鑑曰河北諸郡猶為唐守侑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
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
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
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
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為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
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
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悞
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或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
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
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亮疑不

决尹氏曰王備雖未降賊然其志已决矣故特書討殺以正其罪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通鑑曰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募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凡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左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

章事

通鑑曰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與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史崔衆文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悔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甲股栗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賜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史思明陷九門○已亥帝遣使齎冊寶如靈武傳位太子

制自今稱太上皇軍國重事以聞

在位四十二年

尹氏曰武王伐紂羣髦庸蜀微盧彭濮人皆在列漢祖伐楚北貊遣騎來助玄宗雖以失道奔竄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戾故外夷請助討賊自不容釋觀綱目所書如此則知天命在唐逆賊不足平矣

通鑑曰靈武使老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教為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侯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王冊詣靈武傳位尹氏曰按肅宗以七月甲子即位于靈武至八月己亥玄宗命韋見素等奉冊詣靈武傳位首尾僅三十六日耳蓋少待遣使上請俟命下而後即位豈下名正而言順哉况肅宗居儲位有年玄宗素有傳位之意符為貴妃國忠所沮尔今二人既死帝發馬嵬又有留東討賊之命天位不歸肅宗將誰歸哉燭理不明致速而見小利遂陷于不孝不忠之罪嗚呼天理人欲之間幾不容髮可不畏哉

史思明陷藁城○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通鑑曰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街孟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憐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黨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

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曉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司馬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奎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祿山聞向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

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通鑑曰建寧王倓其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元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豈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諸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倓為元帥諸將皆屬倓倓之辭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上指之曰卿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屈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而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

上許之時軍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逆府必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倓與泌掌之

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擊破之

通鑑曰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厖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誘九姓六州諸胡數萬將寇朔方上命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兵敗降虜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

遣使徵兵回紇

通鑑曰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為燧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葉氏曰祿山始亂起於倉猝雖極可畏

然未至無可經營若處置得宜年歲自定無故增立諸
節度而自作分裂借田統諸蠻兵而召其侵凌坐此二
失百六十年與之始終是祿山非能壞唐唐自壞耳尹
氏曰貴華賤夷春秋之法也肅宗急於討賊借助回紇
前史皆以詐兵為言故分注亦因而述之至綱目則書
徵兵回紇徵者徵發召命之詞不使中國屈於夷狄正
春秋之意也立法若此
鳥有首下足上之咎哉

帝如彭原

通鑑曰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
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瞻軍上從之至彭原解舍
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
停壘上乃督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
泌范氏曰明皇播延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
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控軍旅之中李泌人嬉
戲豈非以位為乘乎肅宗之志
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寶冊至自成都

通鑑曰帝見素等至自成都奉寶冊上不肯受曰此
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群臣固請
上不許真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胡氏曰置重
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又
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口上以
見素本附揚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
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
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
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營以儉約示人良
娣不宜乘其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遷從之
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
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
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
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
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
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

甫欲救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必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願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為用韋妃之故萬一惑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妬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敷故事蹠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願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讐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邪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通鑑曰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蓋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秉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尹氏曰天子以四海為

視聽况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特宰乎邪慝之人事多私僻慮發其姦故必先塞天子之耳目此固姦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

驚爵度僧尼○冬十月朔日食既

胡氏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於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辯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儲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通鑑曰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用以饒

以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陳濤斜敗績

通鑑曰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外統大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請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志於威陽史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必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范氏曰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諛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已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張興死之

通鑑曰思明陷河間景城李真李臨皆死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進圍山諸將之請善矣確守此志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故從常山之請誠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思明之拜則尤不若用仙運之說矣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弥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我

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
曰試言之與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
報德乃與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
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
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
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祿山初以
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
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通鑑曰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
為不可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
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口費巨萬子瑒有
勇力好兵薛璆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
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救璘歸蜀
璘不從上乃以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瑒為淮南西道節
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
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平璘璘詰之璘怒遣其將軍惟明

襲吳郡季廣琛襲廣陵破其兵於當塗江淮大震適與
瑒陟會于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劉氏曰遣討者肅宗
也書上皇遣病肅宗也肅宗趣取大物故璘啓據江表
之心綱目書討而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致自反不縮之
慙也此特筆也終
綱目一而已矣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與郭子儀合擊同羅破之○十

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忽長史龐堅殺之

通鑑曰祿山遣兵攻陷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忽與堅
悉力拒守祿山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忽堅送洛陽殺
之○上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
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堆據四海之志邪今
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
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
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
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并陘郭子

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
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
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
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
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
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
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
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
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
裡皆惡必建寧王倓謂必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
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必曰何也倓以良
娣為言必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通鑑曰令狐潮李廷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
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
克河南節度使魏王巨野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
平齊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

巡後巡遂拔雍兵東守寧陵以待之如女睢陽太守許
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
之斬首萬餘級救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以將士有功
遣使詣魏王巨野請空名告身及賜巨惟與折衝果毅告
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通鑑曰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
之以為殿中監尹氏曰于闐遠絕之國不乘中國危亂
侵邊又不聞唐有召兵之事其酋乃能自將赴難可謂
知義者也故特書爵書入援以嘉其節所謂夷而進於
中國則中國之大與吐蕃乘時侵盜者異矣

吐蕃陷威戎等軍

通鑑曰凡陷軍七城三

丁酉 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圖赴彭原○

安慶緒殺祿山

通鑑曰祿山自起兵以來日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
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鬪豎李猪
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
代慶緒慶緒懼嚴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
慶緒從之又謂猪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
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
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
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
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尹
氏曰祿山以臣反君故有子禍之報天道昭昭固已甚
明綱目於此書殺而不書其父者祿山既不君其君亦
安能復子其子哉然而不書誅者則以慶緒殺之故耳
狂胡反逆罪惡滔天曾不再期其子屠之不啻狗彘亂

臣賊子益亦以是少警哉

帝殺其子建寧王倓

通鑑曰上謂李必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
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我事交切須即
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
即位之意邪必出以告廣平王倓叔入固辭曰陛下猶
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
小兒粗閑善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
良娣有寵陰附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諸
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
倓內恨謀去輔國良娣必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
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胡氏曰肅宗
為太子死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排危困多矣親見其父
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
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
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尹氏曰是時兩

京覆沒社稷為... 肅宗既乘危自立正宜... 薪嘗膽克... 清大憝庶可功... 相補而乃寵信... 變倖弱愛... 祚席聽信... 諛邪而殺其子... 尋覆車之轍其不遂至滅... 亡者幸尔建寧... 之死書殺書爵可哀也哉

帝如保定

通鑑曰上聞安... 西... 庭及拔汗那... 大食諸國兵至... 良... 乃幸保定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通鑑曰思明等... 引兵十萬寇太原... 光弼麾下精兵皆赴... 朔方餘衆不滿... 萬人... 將皆懼議脩城以待之... 光弼曰... 太原城周四十... 里賊垂至而興... 役是先自困也... 乃帥士... 民於城外鑿壕... 以自固... 作壘數十萬衆莫知所用... 及賊... 攻城光弼用以... 增壘城壞輒補... 月餘不下... 思明乃選... 銳為遊兵戒之... 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 有隙... 乘... 之而光弼軍令... 嚴整雖寇所不至... 警邏亦不少懈... 賊不... 得... 光弼募軍... 中有小伎皆取之人... 盡其用得錢工三

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 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 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 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 賊者... 計二三乃退營於數十... 步外光弼遣人詐為約降... 而穿... 地道周賊營... 期造... 碑將將數千人出如降... 賊皆... 屬日我而營中地陷死... 者千餘人... 賊衆驚亂... 官軍鼓譟... 乘之倖斬萬計... 會安祿... 山死... 慶緒使思明... 歸守... 兗陽... 蔡希德等圍太原... 光弼... 復出... 擊之斬首七萬... 希德... 遁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通鑑曰安慶緒以子奇... 為河南節度使... 子奇以歸... 擄兵... 十三萬趣睢陽... 許遠告... 急于張巡... 巡自寧陵引兵入睢... 陽... 巡有兵三千人... 與遠... 兵合合六千八百人... 賊悉衆逼... 城... 巡督勵將士... 晝夜苦... 戰... 一日或二十合... 凡上六日... 擒... 賊將... 餘人殺上卒... 二萬餘... 衆氣百倍... 遠謂巡曰... 遠... 儒不習戰... 公智勇兼濟... 遠請為公守... 請公為遠戰... 自是... 之後遠但調軍糧脩戰... 具居中應接... 而已... 戰鬪籌畫一出於... 巡... 賊遂夜遁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通鑑曰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專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

通鑑曰為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醜也

二月帝至鳳翔李泌請攻范陽不從

通鑑曰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城之兵皆會江准府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城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止曰今大眾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

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不乘其初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居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因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泌言之杲卿子儀光弼四人所見不約而同也杲卿不幸敗死肅宗復不用三人之謀惜哉

通鑑曰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強兵擄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劉氏曰賊偽署官多矣不書書此恨必策之不行也必之所先攻賊之所先守矣書曰

使史思明守范
湯深惜之也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璿敗走死

通鑑曰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兵鋒未交尚及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銑遣兵擒殺之

三月帝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為左相○上皇遣中使祭

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通鑑曰上皇思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氏曰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發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有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尹氏曰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酌太宗思魏徵於代遼之後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固思曩日之告如著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前此九齡之卒綱目以荊州長史書之今已十有八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然玄宗徒能思其爭祿山之事而九齡捨林甫之相爭之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祿山其實皆林甫醞釀以成之耳思其一而不思其一玄宗猶未為盡知九齡者也綱目於此書爵書謚其所以尊敬九齡者為何如哉人主觀此其亦聽用忠謀於無事之日毋徒思之於有事之後乎吁

通鑑曰子奇復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願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推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

澗敗績○制以官爵賞功

通鑑曰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將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

不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副元帥儀將兵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畧盡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幾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盛至是而極焉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監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兢宜哉

房琯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通鑑曰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

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竊同平章事
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鑄諫曰帝王當修德以
弭亂未聞飯僧可
致太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奔襄陽

通鑑曰初賊將武會珣田承嗣攻炆於南陽城中食盡
餓死於枕藉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勸急不得入日
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
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
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
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炆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
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
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炆拒其衝要
而夏
得全

儀為左僕射

鑑曰子儀請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尹氏曰前書子
有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方務含容姑息使他人處此
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子儀必自詣闕請貶故
綱目亦正名書之若子儀者亦可謂之賢矣

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敕免死自効

通鑑曰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較
免死以白衣詣陝郡効力中書舍至上表曰去榮無狀
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
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
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
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
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
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
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帝見素等議以為律
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正法不行人倫之
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
少利豈非無法邪陝郡雖要不急於法而况去榮末技

又非陝郡之所以存亡邪上竟捨之尹氏曰四海分裂
兵交怨結若復廢法何用討賊此諸葛孔明誅馬謖之
詞也是時逆胡反叛兩京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辯逆
順之理今去榮以部將擅殺本縣令罪逆當誅况朝紳
論列在為明切肅宗乃以一礮之能從而赦之是使
逆之徒橫行於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
綱自於此書有罪書赦免死以深貶之蓋謂之赦免則
其咎固在肅宗而非出於他人也嗚呼死罪猶且免之
况下於死者乎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通鑑曰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
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
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
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
騰入巡預於城著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
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

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
城上棚閣巡以六木置連鑲大環按其鈎而截之賊又
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
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土餘日使人順風持
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伏其智不敢復攻遂
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棚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
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絕六百人時許叔冀在樵郡尚衡
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歸城中日蹙巡乃
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
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
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
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
霽雲去至寧陵與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
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
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琯為相惡進明以
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
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

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胡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騰聽命可也遲疑異悞忠義不立豈不辱乎瑄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為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群難乎功業之遂矣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賊將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

程千里

通鑑曰賊屢攻上黨常為千里所敗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墜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通鑑曰上勞享諸將遣攻長安謂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遣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俶將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兵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懷恩言於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且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

庶婦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倣拜於葉
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處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
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
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
自城南過營於漣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倣拜者皆泣曰
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衆入
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
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通鑑曰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
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
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
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必
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
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
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
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

與先生父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處去泌曰臣有五不
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
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
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
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按之前乎陛下不聽
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
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
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
父曰卿於事猶有不從御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
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
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
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
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
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
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
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太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
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悞作黃

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
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
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
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
形於外也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必言及
之必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
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
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必告之曰皆知力也
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
正坐良娣輔國表裡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
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
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必反復數一言而肅宗
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
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
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
知矣烏乎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郭子儀克華陰弘農

通鑑曰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
陰弘農二郡獻俘百餘人救者斬之李勉言於上曰元
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
以承聖化云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赦之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南霽雲雷萬春等皆死

通鑑曰賊父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
睢陽江淮之堡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
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
密近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
莫有叛者所餘纒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
向載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
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
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
以刀抉視之所餘纒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

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
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
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
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交態不恒數步
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
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
情授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
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
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
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呈檄譙
郡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陷三日矣
鎬召曉杖殺之尹氏曰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
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善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
陽然未幾亦死於京師故綱目等而善之則見其
均為死節之臣耳故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

廣平王傲郭子儀收復東京

通鑑曰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處緒悉發洛陽
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
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
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
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
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
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傲入東京回紇
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傲患之父老請幸羅錦萬匹以賂
回紇回紇乃止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
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
之不滅哉而唐之人王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
速不為遠圖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
甚乎昔武王伐商有微盧彭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
為桎角之功而已若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
為患者也尹氏曰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為多然綱目畧
無一詞及回紇者何哉夫以紅胡肆逆官闕為罪肅宗
苟能痛心疾首選任忠賢因人心之感憤仗大義以討
賊則亦何患克復之難夫何慮之不精乃求欲速之功

借助回紇遂使逆賊方遁已縱虜肆掠重為民害則是中國反聽命於夷狄而後之奉為無人矣故綱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抑夷狄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戒後世不得與異類共事也書法若此其為斯世慮豈不深且遠哉

李泌歸衡山

通鑑曰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救邵縣為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尹氏曰泌在憂患中陳謨獻策補益弘多時方收復兩京遽請還山不少遲緩蓋必有不足於中故也肅宗於此不能深思默省反求諸已乃欲強挽之留宜乎去之愈力綱目書此不特借泌之去亦以譏肅宗之不悟耳夫去遠色乃勸賢之首務先儒固已論此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莫親於愛子且猶殺之况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意一統志云衡山在衡州衡山縣西三十二里五嶽之一也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

于南嶽周職方氏荆川之鎮曰衡山即此其山盤繞八百里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而峯最六者五日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惟祝融最高

帝發鳳翔遣常見素奉迎上皇○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

河內○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胡氏曰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卒也殆猶推波而助瀾也

陳留人誅尹子奇舉城降○帝至西京上皇發蜀郡

通鑑曰上入西京百姓出国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賦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賦所焚上素服向廟哭

三日是日上
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通鑑曰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通鑑曰廣平王入東京百官受祿山父子官爵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微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儀然後收繫大理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祿山為採訪堂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許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對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強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洛起諸軍門上揭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戒

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洛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賦官得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尹氏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知有君臣父子之義也若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旦變出乎前遽反君而臣賊則狗彘之不若矣甄濟在唐以操行著稱為時聞人祿山之亂守節不汙當其引首待刃之時寧預和不死以俟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彼陳希烈之徒析圭僭爵立人之朝既無扶顛持危之功又無仗節死義之守甘事逆胡覲然無恥原其本心特欲偷生苟免不矢所有而已豈知復有素服悲泣之時哉諸朝請罪收繫大理猶未已也又使列拜死節之士以愧其心然後六等定罪誅殛流放則是生死皆可羞耻其罪著矣當是之時雖欲再死于賊亦不可得綱目書以甄濟為秘書郎文無美詞亦以濟之所為固十君子之所當為者若以濟為特異則希烈等罪亦可少從減矣此正書法之深意也後之君子不幸而處事變之際者盍亦知所擇哉

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

通鑑曰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丘氏濬曰此歲幣之始

朝享於長樂殿

通鑑曰上在彭原更以粟為九廟主至是朝享於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通鑑曰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猶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邪既啓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劫氏者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著紫

袍聖樓下馬趨進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

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教人心

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

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

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輕行數步上皇止之上

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

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

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

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室授上上始涕

泣受之范氏曰肅宗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至是而

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

在免例

通鑑曰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

侍郎呂誼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李
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誼器而峴
獨得美言

立廣平王倣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
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官其子孫

通鑑曰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
清龐堅張興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
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
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
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
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
忘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捐數百人以全天
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蜀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上上皇尊號○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

劉氏曰淑妃立不音
書張氏何志亂始也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通鑑曰安慶緒之北走其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
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強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
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
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
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晁亦曰慶
緒葉上露耳丈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慶守
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
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囚承慶等遣其將
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
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
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
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倉瀛安深德棣等州皆

降雖相州未下河
北率為唐有矣

制陷賊官六等定罪

通鑑曰崔器呂誣上言諸陷賊官皆因從偽在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屬皆陛下親賊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洎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洎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洎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群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司馬公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諫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起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

為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僕手全其首領是猶說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泉卿張巡之徒世治則獲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齧粉逐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生之恩專歸說洎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洎之罪而為說置後其幾幾乎

置左右神武軍

通鑑曰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
英武軍

故妃常氏卒

三載二月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

皇尊號

劉氏曰堯舜禹湯名而已未有號也至周而後有謚則既凌而後諫其行耳然猶以為臣子不敢議其君於是稱天以諫之未有生存而為是虛美者此末世臣子之諂也今以父而加尊號於子則肅宗無乃有幾微之不可捨者歟故書病之

二月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射

通鑑曰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劉氏曰李輔國何宦者也宦者有為將軍者矣未有為卿者也自是而書為兵部尚書書為司空兼中書令至進爵為博陸王極矣不至於書盜殺不止也

賊將能元浩舉所部來降○大赦改元

通鑑曰盡免百姓今年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三月徙楚王倣為成王○立淑妃張氏為皇后○夏四月

新王入太廟○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張

鎬罷

通鑑曰鎬性簡澹不事申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辛成王倣為皇太子更名豫

通鑑曰張后生興王侶總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

會編卷六十六
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

通鑑曰上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通鑑曰杲卿之死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衣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夫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漸服

六月立太一壇

通鑑曰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崇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斬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初行新曆

通鑑曰山人韓穎所造也

貶房瑄為幽州刺史

通鑑曰瑄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上惡而貶之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通鑑曰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教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父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范氏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况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思明未有逆亂之節也光弼為國元帥職節示侮知其終叛言於君而備之可

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為盜賊之計亦辱王命乎事成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亂非所以弭此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眼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秋七月初鑄大錢

通鑑曰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宝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通鑑曰冊命而紇曰英武威遠毘加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婿敬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

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凡氏曰回紇有功於唐故書以寧國公主歸之歸之者易詞也異乎其他結昏夷狄者矣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

容使

通鑑曰慶緒初至鄴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
醜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
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
子儀及魯吳李奐許叔冀李嗣業季廣琛崔光遠七節
度使討之又命李光弼王忠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
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
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
始范氏曰夙沙衛殺齊帥殖綽郭最曰子儀因師齊之
辱也以諸侯之師闖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使
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

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
肅宗初後兩京卒六十萬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胡氏
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
為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
矣不然然俾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使宦人
宣慰處置夫何意乎尹氏曰以九節度之衆而以一宦
官臨之不亦辱乎相州之敗其原蓋在於此矣故特揭而書之以著其失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通鑑曰子儀引兵齊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
衛州子儀進圍之吳廣琛光遠嗣業兵皆會於衛州慶
緒悉率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
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
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
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志
子儀等追之至鄴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光弼等
兵皆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通鑑曰光遠拔魏州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
峯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峯召
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峯處峯將眾所恃也
既死眾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
三萬人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通鑑曰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
曰統察軍中所欲立者後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王為裨
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
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公曰民生有欲
無王乃乱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
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葉而國
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承

父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在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
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右罪因
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生殺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
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
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
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宋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乃伏斧鑕是
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
之遠哉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通鑑曰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
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
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与之戰彼懲嘉
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父則鄴城拔慶緒死而
彼無辭以用其眾矣
魚朝恩不可乃止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通鑑曰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馬使劼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布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劉氏曰卒於軍必書嘉死事也

二月月食既

通鑑曰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帝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尹氏曰月食未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張后亂政之禍且以表其不終之兆也丘氏濬曰書月食僅見于此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通鑑曰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洵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緒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辭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兵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炆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遇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尹氏曰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吾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與尸雖正猶凶此孫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今以九節度之師而無所統又以官官臨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九節度之衆無有

能潰之者唐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六十萬之衆一旦無故自潰然則唐之不亡豈非幸歟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通鑑曰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拜思明忽震怒曰尔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安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瓌罷以李峴李揆呂誼第五琦同平章事

通鑑曰上待峴甚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時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揆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每得因南軍入北軍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

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僭號制停口敕處分

通鑑曰初李輔國自一在靈武侍直惟幄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悉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失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思峴尹氏曰制敕皆本中書若旁蹊捷出則史書果何用哉况於以口敕而處分則是非得失孰從審覆其為悖謬不言可知今焉下制停之停者是則用者非矣綱目書此雖曰幸之蓋亦譏之也劉氏曰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

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教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以李抱玉為鄭陳穎亳節度使

通鑑曰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夔有戰功自陳耻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劉氏曰抱玉安姓也於是賜姓李氏不書何凡書賜姓幾也抱玉耻與逆臣同姓則賜姓宜矣故書

回紇毘伽闕可汗死

通鑑曰子登里可汗立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通鑑曰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殿敕監察御史孫瑩鞫之無寃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瑩同又使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

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殿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瑩流摧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震朝廷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

元帥

通鑑曰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如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一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

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強請之是一公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速必疑郭公一孤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果代領其衆

以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通鑑曰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間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辛雲京忌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請見思禮而解之即往謁未及言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曰從容言雲京之克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特為赦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通鑑曰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寧國公主歸京師

通鑑曰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

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荊州

通鑑曰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作亂上使將軍曹日昇往慰諭楚元貶其刺史王政而以張光奇代之楚元不從張嘉延襲破荊州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

更鑄大錢

通鑑曰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通鑑曰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常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退今無放棄地五百里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裡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後臂之勢也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進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纒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辨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願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慢罵如初孝德頓目大呼運矛躍馬搏

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者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竿置鐵叉於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

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王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王紹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歛兵待之抱王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渾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擊攻之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擊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旄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馳旗三至地則萬衆濟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走王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王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

恩更前次戰光弼連馳其旗諸將皆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擊皆遁去胡氏曰中渾之戰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子儀使與搆角則必可平矣然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以渾洪重厚不能為閣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或曰當時人主委任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盍亦小與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豈非所矜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承奉朝恩以固權位雖險思明平河北未危於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

十一月高州刺史常倫發兵討刺襄平之

通鑑曰康楚元等衆至萬餘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袒庸二百萬緡刺襄平

貶第五琦為忠州長史

通鑑曰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乃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滯答於琦故與之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壽州司馬胡氏曰進明不救睢陽巡遠敗沒爾宗以此罪之雖殺之於睢陽以謝忠義之魂良不為過乃三而不問及用第五琦黨而去之豈足以服人心乎

十二月史思明寇陝擊却之

通鑑曰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破之得馬六百匹

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六終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十七

東吳後學金爓編集

乾元三年

閏四月改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大尉兼

中書令○以郭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通鑑曰党項等羗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圭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鄆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第五琦除名流

夷州

通鑑曰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故有是命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

○以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通鑑曰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丘氏濬曰唐世將士逐主師阻兵始此

彗星出于婁胃○閏月彗星又出于西方○以王思禮為

司空

通鑑曰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通鑑曰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丘氏濬曰行官始此

呂諲罷

通鑑曰宦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諲諲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死諲罷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監鐵等使

通鑑曰晏曹州人善治財利故用之

六月桂州破西原蠻○羗渾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

○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通鑑曰三品錢行曼父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
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
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
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興王召卒

通鑑曰召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
恭遜取容會召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宦者李輔國矯詔遷上皇於西內

通鑑曰上皇愛興慶官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
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
王真公主如仙媛及梨園弟子往娛待之上皇多御長
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於樓下置酒
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輔國言於上
曰上皇居興慶宮曰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
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又不安臣不敢不
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

其如群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
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
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
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
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
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
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
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
內侍衛兵總冠老數十人玄禮力皆不得留左右輔
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
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
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
州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洒掃令萬安
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
日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
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
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尹氏曰甚矣小人之為禍也親
莫親於父子而能間之愛莫愛於夫婦而能離之蓋其

巧言似忠詭謀似密而又柔行巽入易於聽受自非剛明不惑鮮不為其所移况人主始焉親之寵之漸至假以大權久而不可復制斯固禍亂之所從出也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迂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綱目直書輔國迁上皇於西内則肅宗當置何地哉迁者強迁不順之辭肅宗身為人子位居九五一父且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於輔國乎何誅真氏曰玄宗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憂辭殂謝乃出於中人之去此可以為人君逆奸者之戒

命郭子儀出鎮邠州

通鑑曰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命出鎮邠州党項遁去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通鑑曰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胡氏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邪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陷昇潤等州

通鑑曰展與李銑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會暴不法展剛強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銑罪而誅之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强不受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竊救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曰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一二恩命如此疑有諛人間之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惧乃馳詣廣陵解峘印節以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膺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

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岨反州縣莫知所從岨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遣屈突孝標徇濠楚土拒畧淮西展軍白沙設疑兵若將趣比固者李岨悉兵拒守展自上流濟襲下蜀岨軍潰奔宣城展遂陷昇潤州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 救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劉

展

通鑑曰李岨之去潤州副使李藏用謂岨曰處尊位食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吾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岨乃悉以後事授藏用收散卒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濠楚舒和除廬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奏乞救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

文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

二年 九月以改 春正月劉展伏誅餘黨皆平

通鑑曰神功使楊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展知新至下蜀展拒擊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惠元破王岨於淮南孫待封詣李藏用降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范氏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皆叛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明有以求諛隱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印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通鑑曰或言洛中將士皆無人又成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

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
言東都可取由是平使相繼贊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
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印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
恩凍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
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陰懷恩復止之思
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
於賊朝廷聞之大
懼益兵屯於陝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

通鑑曰荆南節度使呂誼以善政聞李揆與誼不相悅
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誼過失誼上疏自訟乃貶揆而
相
華

三月史思明子朝義殺思明

通鑑曰思明猜忍好殺群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
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

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
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郗將
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請
召曹將軍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乃思明宿
衛將曹將軍者以其謀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
義即為立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者數千人諸
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
之多不至畧相齟齬而已

貶李光弼為開儀同三司

通鑑曰光弼上
表求自貶也

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通鑑曰段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
魚奏替之子璋舉兵襲魚於綿州道過遂州殺刺史魏
王巨魚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陷劔
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魚共攻斬之

復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普者故以為人君之表也
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
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
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暗焉天事
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俱脩省仰答變異之意
曾未十月非常之禍止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
欲救之亦無及矣

八月加宦者李輔國兵部尚書

通鑑曰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
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
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
上大悅輔國循之

九月置道場於三殿飾宮人為神帝命大臣膜拜

通鑑曰上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
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尹氏曰
前書立大一壇此書置道場於三殿其失一也肅宗上
危其父下殺其子內受制於其妻而欲求媚鬼神將誰
欺哉書以譏之宜矣劉氏曰書置道場譏也於三殿甚
譏之也曰食再既不聞恐俱脩省之實加輔國以尚書
置道場於三殿肅宗所以應天者蓋如此且帝以佛能
禍福而以宮人為之行囊甚矣書曰於三殿非地也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范氏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可以致福
而彌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
為之不亦異哉劉氏曰書譏也肅宗所以應天者又如
此天之再譴其為輔國張后明矣七月而食既八月而
加輔國尚書是猶父母怒此而後以此反之有不甚其
怒乎方且置道場去尊號改正朔以厭之果何益哉綱

百歷歷書之
垂戒深矣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劉氏曰授官舉
人自代始此

江淮大饑○冬十月楚州牙將高翰殺其刺史李藏用

通鑑曰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會度支
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請徵驗諸將往
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
牙將高翰挾怨告藏用反襲殺之崔圓遂簿責藏用
將吏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
或謂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
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
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証人以非罪
遂斬之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貶劉晏為通州刺史

通鑑曰或告馮驪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
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莊怨晏告其道
禁中語於功怨上乃貶晏莊而誅謙胡氏曰嚴莊死有
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貫之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
可又寬宥焉且晏誠有矜功怨上之
言不輕於莊之背叛殺逆之罪乎

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通鑑曰度支即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
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
民猶有贖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遺負及逋逃者計
其大數而徵之揮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
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
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群盜
州縣不能制

帝朝上皇於西內

通鑑曰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御勿恠也對曰上皇思見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法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范氏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况能保四海乎劉氏曰自輔國劫遷至是踰年矣始一書朝徒以脇於張后故也又五月而上皇違世矣肅宗之罪其何以自贖哉

二年四月寶應元年建寅月追冊故太子琮為皇帝○

李光弼拔許州○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遣使慰諭之

通鑑曰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耗散貽盡上聞之以景山代

之景山至鈞校出入將上隱沒者皆俱有裨乎祗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

通鑑曰絳州糧賜不充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於眾曰未日脩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脩宅大耶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脩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朝廷因而授之尹氏曰所貴乎天子者為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防也故曰君將約民於軌物而人君

者所以管分之樞要者也等而下之士卒之事偏裨偏裨之事主帥亦猶主帥之事天子嚴其下正所以衛其上且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綱目於此冬書楚州牙將殺其刺史今春書河東軍殺其節度使又書行營兵殺都統及節度皆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徐而考之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而後承襲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所謂夷土則淵實下凌則上替其來非一日矣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通鑑曰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子儀知諸道行營與平定固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款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群臣莫能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

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以來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

通鑑曰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諷將吏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呂誼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强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以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瑱為防禦使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如故

通鑑曰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劉氏曰自帝倫被代而節度皆出於輔國矣自蕭華罷去而宰相亦出於輔國矣宰相職無不統而復領使則是下行有司之事

也書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深譏之凡書如故皆譏也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通鑑曰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范氏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釁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觀矣尹氏曰玄宗得妙寶真符未幾而有漁陽之變肅宗得寶玉十三枚未幾而兩宮不保是皆妖人附會以投之耳百一書于策識者可以觀矣

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始服喪二十七日

通鑑曰太上皇崩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丘氏濬曰自漢文遺詔以日易月景帝遵之為三十六日至唐太宗遺詔亦然至是始有一十七日之制遂為後世常制

復以建寅為正月改巳月為四月

劉氏曰魏主敷嘗丑矣不三年而復武后嘗用周正矣十一年而復於是肅宗建子亦不一年而復夏時信不可易也自是無書改正者矣

帝崩于長生殿 在位七年 宦者李輔國弒皇后張

通鑑曰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焉后召太子謂曰輔國又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飛龍院勸兵後係迁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交王潤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賀善贊曰肅宗趣取

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賜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綱目書殺皇后張氏尹氏曰皇后天下之毋儷體宸極輔國以家奴賊之書弒可也而以殺書何邪張后與輔國表裡擅權殺建寧上皇鉗制天子撓亂國政今又挾越以造禍使其事成則太子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綱目權其輕重直書曰殺因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尔若夫輔國專橫之惡又自不言可知皇后且猶殺之如獵狐兔然况餘人乎劉氏曰曹操於伏后高肇於于后皆書弒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弒是故晉賈后書殺唐張后書殺皆罪人也

太子豫即位是為代宗

通鑑曰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如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

處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尹氏曰書以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唐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肅宗乎劉氏曰前書為太僕卿矣又書加兵部尚書矣於是復為司空是三公也宦者為司空魏有劉騰唐有輔國

爵李光弼臨淮郡王○敕大小錢皆當一

通鑑曰民始安之劉氏曰唐世錢幣七變肅宗居四至是而民始安之自此終唐世無書改鑄者矣

李光弼使田神功討史朝義大破之

通鑑曰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曰倉中猶有麩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

復以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我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神功進討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决之衆務悉委判官張修修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爭先是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見光弼與修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五不知禮儀諸君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劉氏曰書使何歸功光弼也神功自平劉展大肆暴橫留連揚州其非心乎王室明矣自非光弼號令豈能成功故特書使若都將李晟則不書使矣

通鑑曰瑱聞從淮西大惧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已上欲姑息許之裴茂屯穀城既待密敕即帥麾下趣襄陽瑱以兵逆之且問來故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裁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范氏曰肅宗信諛黜不明以藩鎮為餌誘反側之臣改劉展來瑱相繼叛亂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茂篡奪之謀使裁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屈強阻兵得一資相足以制之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六月進宦者李輔國爵博陸王

通鑑曰程元振謀奪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惧上表遜位詔中書令而進其爵真氏德秀曰以一闕尹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丘氏濬曰宦者封王始見于此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秋七月郭子儀入朝居

京師

通鑑曰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位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台州素晁作亂○以宦者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尹氏曰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為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彌乎吁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貶裴冕為施州刺史

通鑑曰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

回訖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

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通鑑曰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訖修舊好且徵兵討朝義時回訖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雖有大喪中國無主清潭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也回訖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

之志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殿中蓋藥子昂往勞之初毘伽闕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國懷恩女妻之上令懷恩往見可汗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者道俱進制以适為元帥以藥子昂魏瑁為左右廂兵馬使常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訖於陝州進討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國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訖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訖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諸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殞不應舞而力爭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瑁少華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國懷恩與回訖為前鋒郭英又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畱入會于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訖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

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
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
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爲中書令許叔冀
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
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
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回承
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
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李抱
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
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
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二心朝廷宜密爲備
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尹氏曰前日兩京之復借
助回紇綱目皆不書之者不予夷狄之有功也今焉舉
兵入援何爲復書之夫當逆胡反叛之初二京覆沒肅
宗以欲速之心急於討賊爲迎侍上皇之舉是以借兵
收復故綱目亦不書其不得已之意寓諸書法之間所以
尊中國而存大計耳若夫代宗之初非前日之比思明
既死餘孽僅存本邦諸賢以忠宣力正自不必外求援

盜殺李輔國

兵况是時虜酋恃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使人縱兵屠
掠卒啓入寇之禍故綱目於此直書回紇入援者所以
深罪唐人不能自立好與異類共功召亂納侮爲
後戒耳然則或書或不書皆有深意不可不察也

通鑑曰上在東宮以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
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
首及一臂而去救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
傅胡氏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
意也公與私特在利已不利已之間人君可不慎乎夫
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身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
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爲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爲功乎
尹氏曰輔國脇天子迁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接法行
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
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書盜殺李輔國不知所謂盜者
何人哉可媿甚矣真氏曰輔國專恣兩朝卒不免肢體
殊分投首濶則之慘其亦何利哉此可以爲小人惡

者之戒劉氏曰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書盜殺病帝之不能也刑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通鑑曰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契丹王武俊說張忠志曰河東兵精銳出境遠聞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制復以為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劉氏曰賜姓不悉書甚美書甚惡書書資臣譏不踐其名也賜姓名始此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通鑑曰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諸軍固安朝義於莫州

通鑑曰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合還攻僕固瑒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戰于下博朝義大敗奔莫州懷恩兵馬使薛蕙訓郝庭玉及田冲功辛雲京皆會進圍朝義於莫州

通鑑曰初瑒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尹氏曰來瑒誠有罪耶宜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綱目書殺而分注述元振之譖則其無罪為可知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天下宜乎他日叛將援之以為口實也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誅史朝義傳首京師

通鑑曰朝義屢戰皆敗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范陽偽節度李懷仙已請降

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仙
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
固懷恩與
諸軍皆還

以薛嵩由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通鑑曰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
度使由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懷仙仍故
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
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
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
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
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勇者萬人自
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
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尹氏曰前書以僕固懷
恩為河北副元帥此書以薛嵩等為河北諸鎮節度則
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明矣謹書之所以志唐失河北
之始劉氏曰拜節度未有總稱諸鎮若此其稱河北諸

鎮何見河北之盡失也
復失河北懷恩為之

回紇歸國

通鑑曰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
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
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
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
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領失色步其境者皆
拱手導約束抱玉奇之燧囚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類
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
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羣路之志宜深備之抱玉
然之劉氏曰綱目書蚩夷借兵多矣未
有書其歸者此其書歸國何幸之也

兵馬使梁崇義據襄陽以為留後

通鑑曰初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迁右兵馬使有勇力
能卷鐵舒鈞沈毅寡言得衆心瑒死自鄧州引戍兵歸

受推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崇
義奏改葬瑱劉氏曰書留後始此

三月葬恭陵喬陵○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袁晁浙東平

通鑑曰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疫於賦歛者
多歸之聚眾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
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為六管

通鑑曰以幽冀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
德軍管相貝邢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
瀛為青淄管懷衛
河陽為澤潞管

敕議舉孝廉

通鑑曰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

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
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流倖
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
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
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
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
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
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結議仍請廣學校
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率序推焉教禮部具條
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
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
行之已久而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范氏曰自三
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
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所沮止况先王所以致
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胡氏曰楊綰初
議髣髴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特有關經對
策之文而無與廉舉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
如此及維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存請豈薨謝之遽

有所未及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士人之師尚顧縮所條其詳不可見爾宜為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今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立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勿矜詞藻惟務直述每條止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勿問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昔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材之本也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吝毀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劉氏曰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縮議也

秋七月群臣上尊號○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通鑑曰初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攜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二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以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鮮

之懷恩自以兵與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喻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疑阻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寃然以懼死為辭竟不奉詔劉氏曰書徵處士不至者有之矣未有徵入朝不至者也書徵蠻夷入朝不至者有之矣未有徵有徵臣子入朝不至者也於是懷恩之不臣甚矣

冬十月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

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通鑑曰唐自武德以來開招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卑弱數年之間胡虜蚕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任矣至是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羗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協豐王與等十五西迎吐蕃遇

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瑛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皆晉鄉病尉家與入勸之皆鄉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救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上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微子儀請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郵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王甫自滄京兆尹聚眾二千餘人暴橫長安中子儀至漣水引三十騎徐進召

甫斬之白孝德與那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
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節度使馬
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滿向外突入城
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
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
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閣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
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甚此御于儀
無纖芥于胷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
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
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摧兵扼而付之于
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歎哉尹氏曰肅
宗寵一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
者也而又寵一程元振使之掩蔽虜寇抑遏奏請遂至
幾亡社稷何哉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
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
則虜其非國手嗚呼閣宦之禍至此唐帝猶不知吾則
亦沒如之何也已

十一月太常博士仇請誅程元振詔放歸田里

通鑑曰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
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
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
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胡氏曰人臣
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唯命是從況蕃戎入寇乘輿
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
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
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大則畏死耳有如唐
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誠
能星馳颺發擊還虜賊再安宗社稷元振雖欲譖誣
焉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李
之過也○太常博士柳伋上疏曰犬戎犯闕度隴不血
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
帥叛陛下也陛下既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
群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
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

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宇府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真氏曰儉人非人主借以走先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而長其焰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為得哉真氏曰胡氏曰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老子曰公乃王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宗社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討平之○十二月甲午帝還長安

通鑑曰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詣軍奉迎伏地待罪上旁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仍以宦者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胡氏曰程元振既去代宗又以兵柄盡授魚朝恩是以為可委腹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既久根深蒂固如疾在膏肓不可去矣夫惡郭子儀而讒之者魚朝恩也乃益寵朝恩以形迹之其於君道如何哉尹氏曰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臣之手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為未足又使之總統禁兵合內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脇制朝野門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故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通鑑曰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通鑑曰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通鑑曰吐蕃陷三州及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秦州

通鑑曰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捨之以聞敕流秦州上念其功復令

江陵安置

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通鑑曰上之在陝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直卿命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佐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遂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路奉仙李抱王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王從弟抱真為朔方別駕知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以魏博為天雄軍

通鑑曰從田承嗣之請也劉氏曰承嗣請之也軍曰天雄則踴扈之意可見矣故書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

通鑑曰懷恩謀敗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

以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通鑑曰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翔方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戍河中皆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通鑑曰瑒圍榆次十將焦膺白王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都虞候張維嶽任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膺白王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

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請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輩懷恩毋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婦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范氏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諛考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蓋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尹氏曰安史反逆皆使於其子天理為甚明懷恩親目其事久而效之故瑒亦為其下所殺綱目書之為斯世戒亂臣賊子猶欲稱亂不已乎

劉晏李峴罷

通鑑曰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胡氏曰代宗之相獨李峴為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大夫使歸於北司也欲天下

之不亂難矣劉氏曰晏交元振者也峴去元振者也而宦官之讚與晏俱罷以法如此唐之僅存幸矣綱目並書之所
以譏也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通鑑曰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援棰以給禁軍官厨無燕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尊其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曆○罷孝弟力田及童子科

通鑑曰楊綰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佞倖悉罷之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通鑑曰郭子儀以安史昔虜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以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王氏曰唐祖庸調之法壞代宗以畝定稅欵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劉氏曰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所出讖也是故去宗之給官俸書始如賦代宗之給官俸書稅青苗錢皆讖辭也

以李光弼為河東留守光弼辭歸徐州尋卒

通鑑曰上之幸候也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憊隙以其母在河中數輩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

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如厚光弼治
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
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擢舟不朝謀將田神攻
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
行營尹氏曰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
亂陶侃迂延顧望顧顯喬左右推輓同濟國事君子猶
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興元功特以畏諛疑沮緩於勤王
遂至諸將不復稟畏愧恨而死夫當代宗播越之時光
弼擁兵不赴國難雖有他美亦莫能贖效君子深為之
惜且光弼與子儀齊名號為李郭戰功俱為第一然綱
目於子儀之卒書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而於
光弼之卒不書其太尉侍中副元帥之官止少其爵謚
而已於此見君子有不满之意故予之不盡予亦可
以為事君不知命義者之戒也嗚呼以臨淮之功而有
疑沮猶不足以全始
終况丁於臨淮者乎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通鑑曰懷恩至靈武投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衆
下詔曰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君臣
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
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
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
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
其麾下皆臣部曲心下恐
以鋒刃相向無能為者也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

懷恩退

通鑑曰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
勇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
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
而夜出陳於軋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
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寇也河南節度使
楊志列發卒五十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

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收京師之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陁所殺涼州遂陷沙陁者姓朱那世居沙陁因以為名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通鑑曰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架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健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拜曰公宰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

解甲啟謙者死秀實因紹宿軍中且俱至孝德所謝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通鑑曰子儀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尹氏曰凡前代柄臣或自加其官而復辭不受絕目悉書之以譏其偽若子儀辭尚書令可謂真情不欺者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通鑑曰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尹氏曰天寶十三年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至是所奏之數戶僅二百九十餘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較之天寶不能十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數玄宗時其戶口之富窮奢祿欲自謂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目前主民塗炭絕十年間其滅耗

之數為戶凡六百七十餘萬為口凡三千五百九十餘萬向來富庶之盛今皆安在哉方其弱愛之時一女子所樂僅若毫芒然驕奢淫泆之事皆由之而出其極遂至喪壞上靈若是其衆可謂其源甚微其流甚廣者矣人上觀此要當兢兢畏持守毋使乍盛而忽衰暫安而遽危則亦庶乎其可也嗚呼保治之難如此可不畏諸可不戒諸胡氏曰神龍乙巳嘗書戶口之數矣於時戶六百一十五萬至開元丙寅凡二十一年而再書所增者九十一萬餘戶耳又至開元庚辰凡十四年而復書所增者一百三十萬餘戶也又至天寶甲午凡十四年復書為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所增者一百二十萬餘戶也自甲午至今甲辰十年其所藏蓋六百七十萬餘戶益之甚難損之甚易喪亂之禍可勝痛哉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通鑑曰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瞻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

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募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積兵二萬既不廢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通鑑曰命僕射裴旻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詔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侵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權刺史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洎海西蓋巴蜀無亂竊之盜而兵不為解頰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履之資充疲人貢賦

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
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尹氏曰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
盛事也徐而考之僅有獨孤及一跡頗切於時且不能
用則餘可知矣故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賢而不能其
失一耳宜乎綱目亦
不書獻言之人也

吐蕃遣使請和

通鑑曰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
對曰吐蕃利我不真若不真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
兵戍奉天

旱

通鑑曰米
斗千升

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通鑑曰河東凶庸使輩請入奏事上問惟酷之利歲入
幾何諝不對後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
農夫怨愁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
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通鑑曰武三鎮劍南厚賦歛窮奢侈卓犖幾毋教戒之
武不從及死毋曰吾今始元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
敢犯其境尹氏曰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固
已論之矣武厚賦歛窮奢侈卓犖幾毋教戒之非褒美之也
也唐自中葉凡節度之卒不以順逆賢否皆書爵者初
季例皆倣此類也者不可不知

畿內麥稔

通鑑曰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

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尹氏曰上書旱此書麥稔亦足見饑荒之急幸有是耳然止書畿內則四方萬里之外又將若何雖曰幸之實亦傷之也

平盧將李懷王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王為留後

賜

通鑑曰希逸好遊岐營塔寺兵馬使懷王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王為師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為節度使懷王知留後賜名正已持成德李宝臣魏博日承詞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汝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成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裡朝廷事姑息不能復制尹氏曰肅宗乾元元年平盧節度王志元卒裨將李懷王殺志元子推侯希逸為王將追今八載蓋希逸乃懷王所立宜其推見逐於懷王也夫天子制公侯伯子男所以辨君臣

分嚴上下之防耳唐維不謹於此故亦卒亡於藩鎮此則理之必至者也書平盧守李懷王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王為留後則唐人紊亂名分自主勵階使人道變為禽獸中國胥為夷狄曉然見矣逐節度而為節度逐天子豈不為天子乎吁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通鑑曰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尊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尹氏曰是時大盜雖平然藩方跋扈夷狄憑陵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者何哉蓋王縉杜鴻漸為之相而魚朝恩為之將二人皆佞佛者也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坐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未幾寇警侵迫虜至則罷虜退則復講甚至作章敬寺度僧尼出孟蘭盆紛紛交舉大曆之政日以紊矣持書屢書不一書而止皆所以深貶之也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也
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通鑑曰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
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党項取同州吐谷渾奴刺趣盤
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虜
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
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
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
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就道懷恩
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
引胡寇為國大患上僭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
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死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騎
騎二百衝之虜眾披靡瑊拔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
振交復引兵襲之移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始罷百
高座講召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
征魚朝恩諸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為兵民大駭逃

者甚眾百官入朝朝恩露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
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
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
遽欲賜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
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鄜州殺刺
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
過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
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
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
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
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
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因
之元帥柰何以身為虜頭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
國家危性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
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
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子注矢立
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

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
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
棄前功結後怨皆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
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
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
指節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
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
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
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
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
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殺兄弟須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
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
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
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
歲有負約者身指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酬地
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
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
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

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
破吐蕃殺獲萬計詔羅親征京城時嚴初肅宗以鄭英
父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又入為僕射朝恩專將
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
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
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為
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恐懷恩驍悍出入外夷請
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恩之姪名臣自回紇以
千餘騎來降竟項帥鄭庭郝德等亦請鳳翔降胡氏曰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鄂子儀輕騎
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
衆力擊鑿戰之功惟忠信是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
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
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
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徒倖哉在易之
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欤又曰君子言之必可
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
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

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若重大嚴然不可犯者及未其旨乃無所警焉所謂負約果何給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屬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乎子曰子儀輕騎見虜之事膾炙人口至今以為美談然非忠信素者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秋書二虜入寇子儀出鎮奉天於冬書懷恩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至此又書虜入寇召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共

閏月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

通鑑曰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中

通鑑曰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廣士軍有餘糧

漢州刺史崔旻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通鑑曰初嚴武奏旻為漢州刺史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擡地數百里武作七寶鑿迎旻入成都以充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英乂為節度使旻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至誣崇俊以罪誅之召旻還成都旻不至英乂怒自將攻之夫敗而還玄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觀鑄金為真容美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旻因此宣言英乂反而襲之英乂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於旻邛州牙將栢茂林瀘州牙將揚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旻蜀中大亂

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參掌其事流顧繇於綿州

丘氏膚曰後世樞密之名非下此是時雖置是官而無
司屬首以宦官重選秀參掌其事專主樞密文書如漢
之中書謁者令也中有處分則令內樞宣付中書門下
施行然猶未用以專典武事也通鑑曰華原令顧繇上
言元載子伯和等招
權受賄坐流綿州

二年 九月 **大曆元年春正月** 刺復補國子學生

通鑑曰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宰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
祭酒蕭昕上言李校不可遂廢故有是命劉氏曰復補
何久廢也書
喜之亦悲之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二月釋

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諸將往聽講

通鑑曰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
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

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處自謂才兼文武莫敢
與之抗劉氏曰非親祀也則何以書為朝恩書也於是
朝恩帥軍將聽講子弟皆為諸生至乃是謂才兼文武
書傷之也
非美辭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通鑑曰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
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
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
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
奏無得闕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
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
矣夫人主大聞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
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
之士從此鉅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
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倘不早悟漸
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以杜鴻漸為劍南東西川副元帥

通鑑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崔旰戰于梓州敗走旄節皆為所奪鴻漸至蜀境聞之而惧使人先達意於旰許以萬全旰早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至成都見旰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以栢茂琳楊子琳李昌夔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通鑑曰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道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通鑑曰命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襄言成均之在當用名儒不立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朝恩曰怒皆常下觀軍容處置一宦者專之也也下亦

冬十月帝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劉氏曰宦者判國子監此古今李校少大辱也

書復補悲之書魚朝恩判國子監事重悲之通鑑曰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共直縑錢二十四萬常衣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文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十一月停什一稅法

通鑑曰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多流亡至是傳之
劉氏曰自往年畿內麥稔琦請稅其麥畝收什一曰此
古行一之法也行之二十年民多流亡及是而罷書曰
停什一稅
法幸之也

十二月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

通鑑曰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
其剽掠擅留漕木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
奪之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
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
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
同華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此去長安
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
屢請討
之不許

彗星出于瓠瓜○以陳少游為宣歙觀察使

通鑑曰少游為吏強敏而好賄善結豪貴以是得進除
桂館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章孺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
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陞
宣
歙

二年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誅之

通鑑曰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丁渭上華州牙將
姚懷李延俊殺智
光以其首未獻

二月郭子儀入朝

通鑑曰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履尚昇
平公主嘗與爭言屢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
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
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

因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
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瘠杖暖數十

夏六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妍為西川節度使

通鑑曰鴻漸請入朝廣為貢獻因薦妍才堪倚任上亦
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妍為節度使妍歛以
賂權貴元載擢其弟皆至大官尹氏曰前書妍殺西
川節度使繼書以功漸為東川副元帥未聞有討賊之
功也至功書鴻漸比朝以妍節度西川則是鴻漸不惟
不能成比又反與是為地而朝廷亦不問曲直遂與之
節欽耳朝享觀
之殿罪由均矣

魚朝恩作后敬事

通鑑曰朝恩以賜汪為章敬寺以資大后冥福窮杜極
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
曰先大百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亦圖無辱以百

之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上積善以致福
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獲禍今徇左右
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
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
漸亦以使蜀無恙餒千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曰佛
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
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
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
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
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攘之寇去則
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
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
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胡氏曰人死而
冥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
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
所於危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毋次
之舍父念毋乃悖於人道乎胡氏曰爾代時大盜獯
陵君臣遁逃計無所出賴謀臣效策將帥忠賢故能芟

夷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
歸功宿植豈非誣罔之甚乎

九月吐蕃圍靈州冬十月路嗣恭擊却之○十二月郭子

儀入朝

通鑑曰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
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退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
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
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退乃安胡氏曰子儀之
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
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至
意之外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
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急如弦斷矢
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
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卻震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
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
也不賞父之都震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後

通鑑曰希彩及經畧副使朱泚及弟滔共殺懷僊希彩
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退
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縉至幽
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
終不可制
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通鑑曰回紇可敦死以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
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直昕曰回紇
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
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悞而請
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
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矣厚禮之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

通鑑曰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
幡上百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胡氏曰蘭盆起
於佛之徒曰目連者以佛言其母墮於地獄瞿瞿毒舌
故為此會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為有
罪而修供以升濟之不發
莫甚焉豈為子孫之道哉

八月吐蕃寇靈武○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

通鑑曰河東節度使李雲京卒以縉代之兵馬使王無
縱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擒斬之
諸將悍戾者者
殆盡軍府始安

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吐蕃遁還

通鑑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
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
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
州之圍而去刘氏曰凡書屠屠也此其書屠屠何也其為

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尹氏曰一家奴作寺而為之臨幸比爭觀之失可知矣
刘氏曰書聽民出家多矣未
有書人數者書千人甚之也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崔旰入朝復使還鎮

通鑑曰旰入朝以弟寬為留後楊子琳帥情騎數千乘
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
寬與子琳戰數不利寧妾任氏出家以募兵得數千人
帥以擊子琳被定之刘氏曰來朝書遣還鎮有之矣未
有書復使還者書復使還特筆譏失也旰前殺節度
則罪人也於是入朝可以除之而弗休復使還鎮唐之
不能刑甚矣
故特書復

徵李泌於衡山

通鑑曰泌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以蓬萊殿側上持

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比口與之議欲以必
為相必固辭劉氏曰必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為復
書必之初至急義也於是而不至則君臣朋友之義缺
矣故書必至貴之代宗雖善必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
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必可知也卒之無所建
而免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故從恒辭書微

追謚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通鑑曰上與李必語及齊王倓欲厚之褒贈必請用岐
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
業成善豈有此功乎竭成忠孝乃為後人所善向使尚
存朕必以為大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曰
承天皇帝胡氏曰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李必之
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諡於其後裔致隆焉則可矣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

暴甚矣至是一逞志焉而華夏之氣少振書曰土蕃通
還予功也於是李抱玉使之
不書李晟歸其功於晟也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通鑑曰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
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
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疑徙一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
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
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涇原璘先往城涇
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
旅數遷徒勞弊怨誹兵馬使一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
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吉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
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轉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子不果
發告者又云令夕欲焚馬坊早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
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上坐翌日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
害童子曰清夜人不許及旦以捕童之及其黨八人
皆斬之下令曰從徙者族流亡者則逐徙于涇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通鑑曰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
結密使告子儀曰朝魚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
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
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
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
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胡氏曰道有
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乎
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
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
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不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
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思
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
其心者也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通鑑曰初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於宮中養以為
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冊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
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專
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
惧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
乎爾之馬歲至吾皮而歸資邊吏請致結也天子念爾
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
馬爾之父于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
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
國列氏曰先是嘗以懷恩女嫁回紇矣不書此其書何
予存厚也懷恩既死上以舊功養其孤女至是嫁之可
謂厚矣故雖冊為崇徽公主不書以懷恩女書所以志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通鑑曰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
分守河中朔方軍士父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
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冬十月杜鴻漸卒

通鑑曰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胡氏曰鄙夫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也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期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曾子疾病易簣而死君子之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殆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豈有擇死而髡首以為達哉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通鑑曰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殆舞什地未幾而卒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通鑑曰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苟奏事以必免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憚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執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徒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皇甫溫至京師載留之恩與溫結密謀誅朝恩既定計曰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繙校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救京城繫囚且曰比軍將士皆朕爪牙勿有憂懼胡氏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用朕反彼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

慎之於初之為美欤既定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丑氏曰代宗去三宦官書法各不同李輔國書盜殺程元振書流放魚朝書伏誅蓋代宗固責朝恩異圖數其罪而戮之故朝書亦得正其誅也雖然代宗既知宦者之弊屢煩處置今既勤於元惡蓋亦修復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黃衣廩食止於守門傳命然後盡挈兵柄歸于將帥庶幾禍根屏絕今則不然遂使宦者因仍自若迄為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

罷度支轉運常平監鐵等使委宰相領之○以楊綰為國

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

通鑑曰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定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嵩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祭酒以浩代之載有丈人來

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曰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州松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謂判官固負載書大驚立白給以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或權動人如此

夏四月彗星出于五車又出于北方○秋七月京畿饑

通鑑曰米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通鑑曰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必有寃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必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待善待之范氏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疵一臣之且載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欲掩其惡而

見任而與必約除載然則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尹氏曰必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為相必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載雖凶險亦豈遽能加害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拂袖而歸隱身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籥之末哉綱目書以必為江西判官文無不辭然以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衡山之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通鑑曰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河隴則不收梁岷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瞻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積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

通鑑曰崇牽據容州與西原蠻連兵攻陷城邑容州經畧使王翊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師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為難翊曰然則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兵冀籍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翊乃募得二千餘人破賊數萬拔容州擒崇牽

三月河北旱

通鑑曰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通鑑曰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以少良頌頌離間君臣敕付京兆皆杖死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

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
屈范氏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誰
敢不從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已卑乎胡氏
曰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
失身二也常頌漏言其死亦宜矣陸璣黨於元載者而
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善少良言之
而怒頌誕泄之也然代宗誠欲治載則以少良所訟召
百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肆諸市朝可矣豈有欲治其
人而反殺言之者乎

以韓滉判度支

通鑑曰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因
用虛耗泥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
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

諸史會編大金石第六十七終

權內出制書以頒為制書之始也夫宰相不知制書由是制
屈范氏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殺其相位一言而已誰
敢不從乃立堂以頌之如微國然主勢不已乎胡氏
曰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官高一也不密而
失身二也常領言其死亦宜矣座延黨於元載者而
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善少良言之
而怒頃與洪之也然代宗誠欲若載則以少良所訟召
百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肆詰市朝可矣豈有欲治其
人而反殺言之者乎

以韓滉判度支

通鑑曰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定因
用虛耗况為八庫勸措於海頭任賦歛出入之去卸下
歲息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稔倉庫盈無
疑自是倉庫盈備積始充滉休之子也

諸史會編大金初第六十七終

